

七月洪英

我是初來的

胡寧
(選)





FUDAN 3PZJ000044617F 复旦图书馆

183438

我是初來的

胡
風
編

胡
風
(選)

希望社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七月詩叢

我是初來的

編 者：

胡 風

出 版 者：

希望社

上海郵局信箱四一七六

代 發 行：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生活書店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七九弄十二號

一九四一年七月月初版（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四七年五月滬再版（三〇〇〇一——五〇〇〇〇〇）

四年讀詩小記

胡風

——代序、並作爲七月詩叢底引言

從戰爭爆發到去年夏間我無聲地和七月底讀者告別了爲止，說四年其實還是不到一點的。

在七月第一期（上海版的週刊），那打頭的第一篇是詩。這並不是故意標新立異，或者存心和看不起新詩的諸君子爲難，硬把詩推到首席上去；在那樣熱情蓬鬆的時期，無論是時代底激流或我們自己底心，只有在詩這一形式裏面能夠得到最高的表現。這所謂最高的表現，當然是就作者當時的能力限度上說的，在今天的詩論家底「技巧論」的天秤上面，那些詩本身也許只不過等於空氣。

接踵而來的事實給我證明了一般的情形確實如此。一些既成的詩人開始了壯麗

的歌唱，讀者投寄的詩稿漸漸現出可驚的數量了。人民底情緒開了花，感覺最靈敏的詩人又怎樣能够不經驗到情不自禁的、一觸即鳴的心理狀態呢？詩多起來了，更多起來了，更多起來了。這固然使編輯先生們搖頭嘆息，但另一方面，像投身極目萋萋的春野，如果心情稍爲舒暢一點，低下頭看一看，卻正可以隨時發現色香移人的、使這大地生光的花朵的。就我自己說，作爲一個原稿底讀者，常常受到了一種喜悅感底襲擊。於是就產生了妄想，以爲我們底詩將有一個新生的時代（不用說，也是以爲我們底全的文藝領野將有一個新生的時代的）。因而在立意的叢書裏面特別把詩分開，想單獨地用一個詩叢和讀者相見。這就不但是故意標新立異，而且也是存心和看不起新詩的諸君子以及視詩集如狗屎的出版家爲難的。因爲，在一些正人君子和百個之九十九個的出版家底面前，新詩受過怎樣的侮辱，吃過怎樣的苦，我是略略知道一點的。

但正如大家所常說的，理想碰不得現實，你想打一個「反巴掌」，但出版家卻有的是鐵門。你撞得開麼？他們簡單地用着老武器：不要——碰了幾碰，廢然而返了。

還不到我們雪恥的時候呢。

恰好上海一個小書店的老板因事到內地來了，要約定一些稿子在上海出版，他斷定凡抗戰書必賺錢，又似乎信任地斷定我們要出的詩集一定是「談」抗戰的，於是欣然接受了。那麼，好，就編去試一試罷。手頭能够馬上拿出的是三本，其餘的像在行囊裏面氣悶了好久的北方，已由作者從伙食費裏節省出一點錢自費出版了，像給戰鬪者等，一時還不能整理完備。

然而，重慶與上海相隔得這樣遠哉遙哉，真是談何容易。首先是，老板不肯實行贈一付紙型給我們印發內地版的約言，一味含糊糊地推諉，在內地的我們看來，稿本寄出去了就像投入了大海；接着就說沒有排印的資本，但又忽發奇想，說稿費數目到底小，還付得出，稿子還要收，等抗戰勝利了以後，大批出版，一定可以暢銷云。碰到了這樣的偉大事業家，人不只好苦笑麼？

苦笑以後，再想辦法，重開談判，費了不少周折以後，算是終於硬要一個在上海經營小出版社的友人把那三本底紙型購收了過來，重新計劃出版。但他底條件

是，詩叢冊數只能佔文叢三分之一，而且每本不能超過一百面。好罷，少總勝於無，而我們又是連小詩人都不够格的，不但萬行，連千行的雄心都很少有抱過。於是就又寄出了兩冊稿本。但好像人事真是受着連氣底支配似的，寄出了以後，香港的轉信人不知道爲什麼吃了官司，給香港政府捉進了洋牢，那兩冊稿本連尸骨都不知道爛在那裏了。直到去年我到香港以後，由於一二友人底鼓勵，才又立了新的計劃，但還沒有實現就被太平洋戰爭底砲火打成了灰燼。

就是這麼一個丟臉的故事。

但另一方面，雖然也經過了波折，雜誌總算是若斷若續一斷一續地在拖着，因而新的詩稿也就不斷地湧到了。我接着它們，讀着它們，在它們裏面受打擊，受鼓勵，在它們裏面掙扎，呼吸……。不過，實際上發表出來了的底比數是很小很小的，小到了近於慳吝的程度。關於所以不得不這樣了的原因，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清楚，現在只想略略提到一兩點。

時代既在經驗着脫胎換骨的苦痛和迎候新生的歡喜，詩人普遍地受到了情緒底

激動正是當然的，但激動的情緒並不就等於詩人用自己的脈搏經驗到了，用自己的語言表現出了隱伏在表皮下面的、時代底活的脈搏底顫悸。

其次，新文藝雖然建立了一個傳統，但由於反封建鬥爭底不徹底，這個傳統其實並不是怎樣堅強的。一方面背着封建的殖民地的雜質底負擔，另一方面是反對者們底惡意的擾亂和好意的讀者們底過度的寬容，再加上批評精神底不發達和文藝市僧們底逢迎手段，這就使得新文藝經常經驗着一種混亂狀態。爲了減少以至反抗這種混亂，負有組織作用的期刊就應該在可能的限度內採取比較謹嚴的態度。負的力量底減少就是正的力量底加強，移去可以分散注意力的雜木就可以使好花底存在更顯著，更凸出；戰鬪底要求非打掃戰場，把可以擾亂戰鬪情緒的傷兵敗卒盡量撤退不可。

我們發表得少，少到近於慙吝的程度，其實正是尊重作者，把他們當作新文藝運動裏面的同志的原故。

但雖然如此，比較其他的刊物，七月上面的詩還是最多的，這就引出了若干小

小的插話。例如，我們有時把詩放在打頭第一篇，有一次使書店老板奇怪了起來，親自念了一遍，念了以後對我說，「我看這些話也平常得很！」我當然只好望着他笑，好在那一期並不特別賣不出去，使他蝕本，而我們又不像編輯專家似地，事先把題目、作家和體裁都向老板預約定了，「我看這些話也平常得很」的詩，那以後還是照常發表了下去。

但頂惹麻煩的還是對於詩的態度的差異，這從詩人朋友裏面招來了很多的困難。關於這的插話太多了，現在只想提到兩個。魯藜底延河散歌發表了以後不久，適逢有一個我沒有參加的詩人集會，談到這些小詩的時候，除了僅僅一位詩人是例外，全體都斷言那不是詩，把那樣淺薄的東西發表了，而且放在第一篇，實在非常可笑云。另一個是，有一位文壇歷史很久的詩人從戰地寄贈了幾次稿，但都沒有發表，後來他到了後方，向一位詩人說：「胡風對我有成見，有成見！」……

在四年中間，事實上我們就是在一種「成見」底艱辛裏面跛着腳走了過來的。想不到在我們臨陣逃脫了以後的這一年多，風氣居然有了轉變，專門的詩刊既

可以勉強在書業市場上存在，書店也間或肯收買詩稿。這是出於詩工作者們底艱苦奮鬥得來的、讀者們對於詩的一點信任和希望，雖然是好景但也許不常罷，目前就有把若干年前的譯詩胡亂剪成集子出版，因而吃得腦滿腸肥的投機家出現了。但我們總算趕上了尾巴，也就不妨趁這個機會略略一回顧。

這本選集也就是回顧底結果。本來在七月上出席過的詩人共有三十九位。但除開這裏的十四位以外，其餘的像鄒荻帆，田間，艾青，天藍，莊湧，孫鈿，魯藜，S·M，彭燕郊，冀汧，杜谷，已各有專集，像蘇金傘，袁勃，方然，A·S，楊雲璉，艾烽，史輪，蓬麥哲，倪受乾，史螺，芸，丹輝，方冰，或者因為他們正在創作上活躍，已有或將有更大的發展，那時候的作品只不過是一個開端，或者因為他們底作品在當時雖然能和讀者相應，但經過時間底沖洗和詩本身底成長，因而光采漸淡，所以都不錄。

計算一下，在這三十九位詩人裏面，十之七八都是第一次和讀者相見的。這也就替我們底「成見」作了證明，爲了「成見」，我們不得不在茫茫人海裏面向未知

的友人們冒昧地伸出手去。這在文藝刊物輩出，成名作家應付不來的今天，固然不足爲奇，但在當時，這「成見」是得用忍受不少的誤解和責難做代價的。

卽如這選集裏的十四位，除了我們底日本人鹿地互以外，就都是初來的，至少在詩上是初來的。這些初來者，並不是那以後都走上了詩人的道路，有的沉入了艱巨的實際戰鬥，有的被困苦生活所淹沒，有的就此變了歌喉，但當時他們卻都各各從生活底深處唱出了真誠的聲音，至少在我聽來是真誠的聲音。如果詩人不應是一個技術家，如果詩不應是一種專利的職業，那我們對於這些有的甚至只唱一支歌的歌人的懷念，也許不算是侵犯了詩底尊嚴罷。今天，詩人可以裝得很神氣，有的放潑撒嬌，聲稱自己的詩句長得多麼偉大，他底一首非要拿別人十首多的稿費不可，有的自視如關係全軍存亡的大將，要編輯人用急電向他報告詩壇情況，有的自視如裁決整個軍機的參謀總長，凡有詩人會談，卽未被邀請也要破門而進，有的把詩當作可以傳贈的私產，以爲老婆跟着自己也是詩人乃是天經地義，有的爲了誰都應該佩服的感情豐富而亂追女人，有的爲了誰都應該同情的賣錢吃飯而亂出詩

集，……好像他們認為這個詩壇是一個鋼打鐵鑄的舞台，無論怎樣跳舞都不會搖動似的；但在當時的這些初來者們，卻沒有這種幸福，他們只是被一種生活戰鬪底欲求驅使着唱出了歌聲，發自肉體的胸脯的活人底歌聲。由於他們和若干位堅強不息的先行者，在一個艱難的期間，新詩保持了健康的色澤。鑑往知來，這是我終於再編印了詩叢，並選集了這一本的原因。

當然，在風氣轉變了的今天，詩底發展應該是一條大河，我們這一點工作也許不過是一條山澗甚至一條泥溝，但如果摒棄了一切山澗和泥溝，大河就只好枯竭。看目前的情形，有的詩人窮追「技巧」，有的詩人拚命談玄，有的詩人初有成就就戴着紙扎的月桂冠在「詩壇」上盪來盪去，……他們對於詩是忠誠而且固執的（忠誠到嘲罵那暫時放下詩集去看看報紙的人為俗物），但獨獨離開了產生詩的生活土壤，丟掉了生活實踐裏面的真誠的意志或戰鬪欲求。如果詩底生命是人生戰鬪底凝晶，那麼，這些從生活深處發出的初來者底歌聲，它們底誠實，它們底質樸，它們底粗獷，也許正值得詩人們一顧。這也是我終於選集了這一本的又一個原因。

當然，詩人底聲音是由於時代精神底發酵，詩底情緒的花是人民底情緒的花，得循着社會的或歷史的氣候；開了的要謝，要結果，而新的要發芽，要含苞，要開放，而它們也要謝，要結果……。這說明了詩人底生命要隨着時代底生命前進，時代精神底特質要規定詩的情緒狀態和詩的風格。從這一本我們就可以感到人民底覺醒狀態和覺醒方向，也可以感到詩的風格是怎樣地現出了不同的形容。對於豐富的時代，這些也許還不過是微弱的紀錄罷，但總算是有了紀錄。這也是我終於選集了這一本的又一個原因。

就這樣地，我冒昧地邀請這些詩人同席了。

那麼，讓我「寒暄」幾句罷。一件工作，無論是怎樣小的工作，要在艱苦裏面支持得住，總得有鼓勵的力量。我不能忘記遇着了諸位未知的友人們的時候的歡喜。由於久別，我已經不知道你們大半的去向了，所希望的是這本小書能够傳到你們底手裏，而且能够得到你們底回聲，即使是責備的回聲。

目次

四年讀詩小記(代序).....	胡風	一
我愛那一幅旗.....	辛克	一
鬪爭，就有勝利.....	侯唯動	四
1 血債		
2 遺囑		
3 血底歌唱		
4 母親的大地		
5 戰地進行曲		
6 偷襲		
7 突破了圍攻		

8 今天

送北征……………鹿地亘 三

母親……………雷 蒙 三

失去了的兩個蘋果……………綠川英子 三

女人之子……………又 然 七

春之歌……………林 稍 六

我是初來的……………鍾 瑄 六

綠色的春天……………山 莓 三

1 綠色的春天

2 紅色的知更鳥

3 蒲公英

4 河岸上

滾車的人……………魯沙 六

冬天……………白莎 九四

躍進……………艾漠 一〇〇

1 走出了南方

2 在西北的路上

3 夜

4 馬車

自己的催眠……………艾漠 一〇九

西班牙……………徐明 一二三

種子……………羅岡 二八

我愛那一幅旗

辛克

用血與愛交織着

那一幅旗呵

曾掀起了無比的燦爛和史績

如今

在你曾飄揚過的

廣漠的土地上

印上了齷齪的

血腥的蹄跡